

<<愛的不久時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愛的不久時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9575229498

10位ISBN编号：9575229495

出版时间：2011-8

出版公司：聯合文學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

作者：张亦绚

页数：262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愛的不久時>>

前言

我喜歡的東西，我未必能夠評論。

我擔心亦絢的小說正屬於這一類。

不過，我還是要試試，如果寫壞了，至少是一個讀者向心儀作家的（失敗的）致意。

《愛的不久時》是一個同性戀與異性戀交疊的故事。

故事裡，同女與異男相互抗拒著愛了一回。

故事外，是擅長處理女同志題材的小說家，寫了這個異性戀故事。

我並不甚在乎任何戀的分類，更吸引我注意的是這個戀情的語境背景：它發生在兩種語言青黃不接的時刻。

故事伊始，「我」初到法國，失去了語言的座標，她一方面很有膽識的「自我剝奪」，另一方面也承受各式副作用，例如被一個情緒不穩的法國友人嚇得半死。

Alex能說一點中文，縱然「沒有足夠的程度做沙龍式的談話」，卻在兩人相愛的關鍵時刻，出奇地沈著溫柔。

故事最末兩人重逢，「我」漫不經心地以法文對答，竟至於沒有辨認出Alex。

當她可以「小和尚念經有口無心」的說法文，表示她已在新的語境裡著床，便知這戀情正式的、徹底的結束了，比死更死。

（那個「來生都還能互相記憶」的性交中斷法，顯然並不管用。

至少此生無用。

）南特，相對於後來的巴黎，除了是鄉與城、附庸與中心的對比以外，也是「初來乍到的聾啞經驗」對比於「日常生活的對答如流」。

「我」是個敏於語言的小說家，語境的轉換，於她，應該如同貝多芬失聰；腦子裡的想法被關進了石頭碉堡。

我也曾去到一個沒有中文的世界。

因此當哈金出版The Writer as Migrant（中文譯做《在他鄉寫作》）的時候，我第一個想知道的就是，三十幾歲才轉換寫作語言的哈金，如何表述他的經驗。

我沒有找到我想要的答案，因為他的脈絡與我如此不同；他花了最多的篇幅在回應「為什麼不繼續用中文寫作」，「不用母語寫作就是出賣中國人」這一類的民族主義情緒。

我好同情他。

我感興趣的是當作家在不同語言之間遷徙，所產生的文盲經驗：the writer as illiterate。

《愛的不久時》裡在南特的這個「我」，就是這樣一個文盲作家，因為語言問題而逆退：「我們不是到了外國的外國人，我們首先是有口有耳的聾啞人。

聾啞的感覺包括：也許我永遠會這樣。

」出國讀書的人在母國的眼光看來，是向上一階，但在那個人自己的感受裡，往往是向下一階。

深刻的心靈交流仰賴精妙的語言表達，一個人的階級標價也是以當地語言寫成的。

他會具體感覺到自己的貶值，如「我」在法文不好的時候，連個正常社交所需的謊也不會說。

好比你原來是職業殺手，一槍斃命；現在卻變得很肉腳，那人屢殺不死了。

南特因此成為「我」人生裡的反空間。

在南特之前與南特之後，她長於語言，敏於思考；只有在南特，少了一個表達自如的語言，「我」墜入了生活的本身，不加思考也無法思考。

Alex在這樣的脈絡裡進入「我」的世界，進入《愛的不久時》——以「掙扎著爭取著」的姿勢擠進來，以「結束了完成了」的姿勢滑出去。

不應該是Alex的，他和所有主流正統站在同一邊；但正因如此，他應該出現在一個小說家人生的反空間。

語言在他們的關係裡留下好些刻痕。

Alex說的中文稚拙可愛，取材也很兒童，有皮卡丘，也有淘氣的尼古拉。

即使求歡，也只能實話實說：「因為我去買的。」

<<愛的不久時>>

因為我很想要做，因為我們每次在床上都有一點點進展。

」一個人說母語的時候可以擺出比較世故的派頭，但一個新的語言如一匹未馴的野馬，「我」在Alex面前想必也有某種力有未逮。

她之所以和Alex談幼年的亂倫創傷，正因為「用外語偽裝我畢竟撐不了太久。」

」在《愛的不久時》，亦絢反覆描畫小說與生活的界線，虛構與真實的界線；畫了又擦，擦了又畫，留下模糊的痕跡與起毛的畫紙。

如果你否認一個謠言，聽者就會忍不住想，謠言會不會是真的呢；反覆辯證小說與生活的界線，也可能對讀者產生勾引效果。

似乎除了小說家以外的所有人，都把小說等同於生活，Alex之所以認為自己值得進入她的小說，根據的立論也是，既然他已經進入她的生活。

當她說，「小說是小說，我的人生是我的人生。」

這是兩回事。

」他抗議：「但是妳只有一個人生啊！」

」結果是她讓他進來了，但他進入的是一個她的反空間。

小說家讓了一步，這一步讓在：好的，我承認我的生活可以進入我的小說，但是他們將令彼此面目全非。

亦絢不用雕琢繁複的字眼，讀者很可以不假思索，順流而下。

但如果有興趣有慧根，也可以停駐、回味，細看其中玄機。

例如「我」宣告不出櫃：「不只是不出櫃的女，也是不出櫃的一切」。

但這是一個悖論。

當一個人說「我在說謊」，這就是悖論：如他所言屬實，則他是個誠實的騙子；如他在說謊，他就是個說謊的老實人。

字面上的意思和實際傳達的意義水火不容，是為悖論。

同理，當一個人說「我不出櫃」，就已經宣告了身處櫃中的事實；如非身在櫃中，怎能「不出櫃」？此舉不是別的，正是「出櫃」。

這句話貌似否認，其實揭露。

且是富含詩意與禪機的一種揭露。

閱讀張亦絢的樂趣就在這裡：她用樂高積木一般質樸的文字，堆出了一個反空間，你一旦走進去，就進入相悖的危險邊際：一個文盲作家，不出櫃的女同性戀，以不愛為共識的愛情；真實與虛構一起打破後，你儂我儂。

到頭來發現，她說的所有話都是反話，而你正著聽，竟也覺得頗像樣。

<<愛的不久時>>

內容概要

在翁鬧的《天亮前的戀愛故事》與松本清張的《砂之器》之間；在張愛玲的《傾城之戀》與施叔青的《香港三部曲》之間

昔日文藝少女，冷眼寫盡異鄉漂泊中，不可思議的冒險與愛戀百態；女性主義就是如此地不敗在愛情與衣服上；「野百合學運」下一世代，「又好看，又批判」的「百分百小說」。

當一個女同志愛上一個異性戀男，他們的愛會長久嗎？

故事的背景發生在法國的南特，文字與情節都充滿了令人目眩神迷的張力。

小說中的男女主角甚至非常嚴肅地約好「這當然絕不是、絕不是一個愛情關係」，於是「你一句，我一句，言之鑿鑿。

只差沒去公證，立誓絕不會愛上對方。

」這一段自始自終不斷被彼此否定的關係，看似不欲長久，卻在戛然而止之後仍縈繞久久，一轉身離開，卻要花一輩子去忘記。

好看的愛情小說是跨國界、跨性別、跨世代的，睽違多年，張亦絢交出了她的這部長篇力作《愛的不久時》，她自承對這部小說的第一個定位就...

(展开全部) 在翁鬧的《天亮前的戀愛故事》與松本清張的《砂之器》之間；在張愛玲的《傾城之戀》與施叔青的《香港三部曲》之間

昔日文藝少女，冷眼寫盡異鄉漂泊中，不可思議的冒險與愛戀百態；女性主義就是如此地不敗在愛情與衣服上；「野百合學運」下一世代，「又好看，又批判」的「百分百小說」。

當一個女同志愛上一個異性戀男，他們的愛會長久嗎？

故事的背景發生在法國的南特，文字與情節都充滿了令人目眩神迷的張力。

小說中的男女主角甚至非常嚴肅地約好「這當然絕不是、絕不是一個愛情關係」，於是「你一句，我一句，言之鑿鑿。

只差沒去公證，立誓絕不會愛上對方。

」這一段自始自終不斷被彼此否定的關係，看似不欲長久，卻在戛然而止之後仍縈繞久久，一轉身離開，卻要花一輩子去忘記。

好看的愛情小說是跨國界、跨性別、跨世代的，睽違多年，張亦絢交出了她的這部長篇力作《愛的不久時》，她自承對這部小說的第一個定位就是「戀愛小說」，如果說是「同志文學」，也是涵蓋在戀愛小說的大傳統底下的。

觸發她靈感的是個小事：「《暗夜行路》出版當年被人斥責說簡直是「戀愛小說」，作者志賀直哉卻很高興，說可見自己的小說內容廣泛。

我覺得很有意思，一直就想我也來寫個『戀愛小說』。

其實是有致敬的意思在。

」

不想戀愛的人，能如願以償不戀愛嗎？「將同志戀與異性戀生命齊聚的旅遊文學書」，以小說完成了對「身份政治」與「性議題思潮」的總反省。

<<愛的不久時>>

作者簡介

張亦絢

一九七三年出生於台北木柵。

巴黎第三大學新索邦電影及視聽研究所碩士。

短片： 納塔莉，妳為什麼在地上？

/ Nathalie,

pourquoi tu es par terre ?

(2009)。

小說集：

《壞掉時候》 2001 《最好的時光》 (2003)。

曾獲聯合文學小說短篇小說新人獎推薦獎 (1996)。

小說作品入選《一九九五—一九九六台灣文學選》、《台灣同志小說選》。

短篇小說 幸福鬼屋 收錄於《同志研究》(經典解碼：文學作品讀法系列)，文建會出版。

<<愛的不久時>>

書籍目錄

寫在前面：文學與我（一）

寫在前面：文學與我（二）

第一部 開始前的開始

第二部 結束前的開始

第三部 兩者之間

第四部 結束吧結束

第五部 結束後的開始

後記：不久是多久？

附錄：愛的留言板

反話正著聽/張娟芬

我的原則/紀大偉

純潔的能力/孫梓評

二十一世紀的愛戀手記/張小虹

所謂偽文青/蘇小P

認真信任/支持你的小舅媽

愛的開始與崩毀/I ' asteroid, 老師

我也不清楚這是不是我要的/高中同學暨好友P

好多好多粉紅色呀/綠

甜美帶破洞/楊佳羚

異鄉求生/洪鑽羽

是說背棄了又怎樣？

/Petit a

<<愛的不久時>>

章節摘錄

根據阿嘉莎·克麗斯蒂的說法，謀殺總是開始於事件發生很久以前，距今遙遠。Michel de Certeau，一個很有意思的法國歷史學家則說：一個創作的開始早於它的作者。我比較喜歡這個說法，甚於羅蘭巴特的「作者已死」。對de Certeau來說，不是作者已死，而是作者尚未出生。

但誰在乎我比較喜歡什麼呢？

我又是「已死」又是「尚未出生」。

當我想到南特時，我的這個感觸總是特別深。

在南特的我，是從那裡開始的呢？

南特，又是從那裡開始的呢？

奇怪的是，當我在巴黎時，我發現我很難想起南特。

南特具有一種不易被想起的特性，這使得後來的我，對它更加懷念。

在巴黎的五年中，有一度我特別注意到南特，那還是因為晚間新聞。

警方懷疑一個在南特落水的外國人，有可能是被謀殺的。

因為他掉進去的那條河，是我過去時常凝望的河，這就使我覺得這件事，與我特別有關。

我雖然一直注意著注意著，但這事究竟水落石出了沒有，我也還是跟丟了。

再有一次，我迷上了一個搞當代藝術好玩得不得了的傢伙，知道他住在南特，心中油然興起一股莫名的得意之感，想著：「這種人只有南特會出。」

這樣的想法其實有幾分鄉下人的味道，會以自己的鄉里為榮，這對生在台北長在台北的我，是種陌生又新鮮的體驗。

我和在東京長大的日本人一樣，總覺得在南特的那些時光，是「我到了鄉下」的那幾年。

但是我們把南特比做鄉下並沒有輕蔑的意思，最主要是我們認識的城市，都是高樓遍布的，到了南特：「這裡到處都看得到天空！

難以想像！

大部分的樓最高只到五層！

！

！

不可思議！

！

！

」記得我早年的家書曾經這樣驚嘆道。

我到了鄉下！

「鄉下？

」在巴黎，J糾正我道：「真正的鄉下什麼都沒有，晚上連燈都沒有，只有山羊和玉米。」

」我說不過他，他是真正的鄉下專家。

「燈？

」我從來沒有想過這個問題：「你說得那個不是鄉下，是山裡吧？

」J搖頭笑嘆，他總是說「妳永遠不可能跟我去那種地方的，那裡什麼都沒有。」

」他從山裡來，我在心中抗議道：「怎麼會說什麼都沒有呢，不是有山羊和玉米嗎？

」J就是我所說的鄉下人之一，或者說我曾愛過的鄉下人之一。

我曾經有過的一個最大的願望就是，有一天他會帶我去山裡看他家養的三隻小山羊。

南特不是鄉下也不是山裡，但對某些人來說，它差不多就是。

Alex到了南特後，他的大部分朋友們都不要來看他，覺得要見面，Alex為什麼不回巴黎。

從對南特的態度，可以看到各式各樣的法國人，帶著讚揚之情的人，要不是學養豐富就是來自更小的城市，他們說到南特時眼睛都會發亮；至於其他的，要他們來到南特，簡直就像被發配邊疆一樣。

在南特一個大家都討厭的法文老師，他看不起我們所有的外國學生，很大的原因就是因為我們在

<<愛的不久時>>

南特而不是在巴黎。

他對我們說道：「在法國，只有在巴黎才能找到真正的鄉下。

其它地方的鄉下，都不能跟巴黎的鄉下相比。

」沒錯 - - 這種神經病也是法國人，難怪我一半以上的外國同學，法文沒學完就開始仇法。

一個非常有名氣的法國藝術學者曾經說過：「把巴黎美術館的展覽水準與倫敦相比，你會發現倫敦簡直就像巴黎外省的水平。

」這話還是白紙黑字印出來的。

不知道百年之後，他的這番話，會被用來說明巴黎美術館的優越性或是法國人的目中無人。

我說不知道，是真的不知道。

我轉述他這番話給我要好的法國同學小鬼聽，開玩笑道：「喂喂你們法國人這樣公然侮辱英國人呢。

」他驚魂甫定了一會兒說道：「英國人？

他先侮辱了法國所有的外省啊。

」外省，只要不是巴黎的地方就叫外省。

我到巴黎後深切地了解到一件事，在南特能夠發生的事，在巴黎不會發生，地理環境比人能夠決定人的命運。

我在南特的精神狀態是無法保持到巴黎的。

在南特發生的事，不會在巴黎發生。

在廣島發生的事，不會在馬倫巴發生。

在雅加達不會發生的事，在台北會發生。

但是南特究竟意味著什麼？

我愛南特。

這又意味了什麼？

<<愛的不久時>>

媒体关注与评论

「真的！

當一個同性戀，又或者是雙性戀，是很麻煩的事。

再加上去到別人的國家，做一個外國人，更是辛苦得不得了。

人不能好好說出自己真正的感覺的話，是會生病的。

既然失語會要命，比起來，不能愛好像也沒那麼大不了了。

小說裡提到「僅僅做為一個偽裝的異性戀，就能如此自由、不孤單，我真是感慨萬千。

」不過，偽裝成異性戀和女孩兒們在一起討論指甲油、眼影、男人的持久度，真可算是同女異鄉求生術的第一課。

這樣的對話內容難度不高，又可以在最短的時間拉近彼此的距離，就算辭不完全達意，也可彼此理解

。

快樂程度完全不減。

當然有

<<愛的不久時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